

西窗随笔 2

前仰后合集
大愚若智集
越帮越忙集

柏杨杂文精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西窗随笔 2

——前仰后合集——大愚若智集——越~~越~~越忙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0-1079
01-2010-1080
01-2010-107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前仰后合集;大愚若智集;越帮越忙集/柏杨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柏杨杂文精选. 西窗随笔系列)

ISBN 978-7-02-008111-0

I. ①前… II. ①柏… III. ①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2806号

责任编辑:常雪莲 马玉梅

装帧设计:翁 涌

责任印制:李 博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25千字 开本640×960毫米1/16 印张18 插页2

2010年10月北京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978-7-02-008111-0 定价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前仰后合集

序.....	5
1.《报刘一丈书》	7
2. 土行孙先生之淹	10
3. 感谢放水	13
4. 又是老花样	16
5. 弯烟筒	17
6. 第一标就对准小民	19
7. 英国大嫖案	21
8. 皮条客	26
9. 名女人	28
10. 陆谦奇计	31
11. 法律场面	34
12. 董超·薛霸	36
13. 小心皮条	39
14. 人生一大困扰	41
15. 天子圣明	44
16. 乱七八糟	46
17. 窝里腐烂	49

18. 周公文王之化	52
19. 洋人宫廷	55
20. 多妻制度	58
21. 女人不是人	61
22. 帝王乃绝妙之物	64
23. 种种之“星”	66
24. 逃不出滴蜜的舌头	69
25. 杀了她全家	72
26. 混账哲学	74
27. 舞女的故事	77
28. 李娃女士	79
29. 两大动力	82
30. 日本人的贡献	85
31. “书寓”	88
32. 必须隆重	90
33. 再婚	92
34. 闹房之风	94
35. 闹剧	96
36. 注意事项	99
37. 相差八百元	100

大愚若智集

序	107
1. 霸王硬上弓	109
2. 嘴脸可观	111
3. 一对活宝	114
4. 人分四等	117
5. 西崽型	120
6. 赖逊岩先生	122

7. 运气	125
8. 人生如赌博	128
9. 记录已经改过	130
10. 软骨动物	132
11. 名件和奴性	134
12. 西崽情意结	137
13. 畸形人	140
14. 骄其妻妾	143
15. 高等国民质量	146
16. 天下之大昏	148
17. 希特勒	151
18. 渡江而变	154
19. 呆账	157
20. 用科学方法	160
21. 是当铺	163
22. 大祸当头	166
23. 礼多人怪	168
24. 原则	171
25. 伟大过度	172
26. 平均分配	175
27. 立下军令状	177
28. 洞烛机先	180
29. 谈恋爱	182
30. 只有我们的老	185
31. 除夕叫停	188
32. 南下杂感	190
33. 送到圣人庙	192
34. 长江后浪推前浪	195

越帮越忙集

序.....	203
1. 下棋万岁	205
2. 关键在“围”字	207
3. 鬼打墙	210
4. 必要时连走两步	211
5. 荣誉生活之战	214
6. 天才和努力	216
7. 危险对手	219
8. 棋王故事	223
9. 荒野奇迹	225
10. 尊官舒服术	228
11. 恰到好处	229
12. 飞象过河	232
13. 镇神头	234
14. 心战	237
15. 文化倒灌	239
16. 最大差别	242
17. 棋谱传奇	245
18. 绝世奇书	247
19. 炮的威力	250
20. 七不下	253
21. 性命交关	255
22. 其声凄厉	258
23. 悔棋·回棋	260
24. 适可而止	267
25. 一场误会	268
26. 弈律棋律	270

前仰后合集

序

柏杨先生每出一书，都要自己写上一序，努力猛捧。写得多啦，翻来覆去都是那些废话，有啥意思。本书付印时，我就决心不再写之，可是事到临头，发现不写不行，盖一则有违前例，将上千天怒；二则听说出版社要请别人写。呜呼，别人所写之序，千篇一律地一顿马屁，拍者无心，受者有意，而且拍将下来，恐怕不是太多，就是太少；不是太重，就是太轻，难得恰到好处。还是自己拍自己吧，须知抓痒是别人抓得舒服，马屁却是自己下手过瘾也。

本书收集的，乃1963年9月至1964年3月间大作。有一点要特别说明的是，柏杨先生的大作。一篇比一篇精彩，一本比一本叫座，本书之妙，当然不在话下。至于为啥叫《前仰后合集》，说起来当然有哲学的意义，还是不说为宜，就是说了你也不清楚，而且还免得你大笑特笑，真的前仰后合，来一个倒栽葱，那就太对不住你矣。

是为序。

1964年4月于台北柏府

提 要

《前仰后合集》先说皮条客为达官贵人引介“名女人”之事,再谈到陆谦不顾朋友之情,布下陷阱,设计陷害林冲,乃是为了取悦上司,献林冲之妻也。柏杨曰:“上流社会腐败,皮条型活跃,不但活跃,而且骑在小民头上,一手抓着小民辫子,一手挥舞着乳罩,顾盼自雄,不可一世。”古来习以为常的“皮条学”,经由文化意义的探究,可知其为害社会之深。

再就娼妓问题而论,“所以说娼妓问题是和人类共存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人性问题和社会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不是军事警察问题,更不是道德人格问题。”由皮条客而娼妓,柏杨就本质考虑娼妓的存在,澄清了关于娼妓的几许争议。

延伸至中国宫廷的性混乱,“我们说宫廷之事,想指出一点,那就是所谓万人羡慕的皇宫,实际上只不过壳子金碧辉煌,里面固流血流脓。罗素先生说过,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柏杨揭示了“性文化”的多层面向,同时也以权力及文化观点批判了恶质的“性文化”。

1.《报刘一丈书》

“孚”的意义是啥，言人人殊。有人说应该当“孵”讲，有人说应该当“鹜”讲，有人说应该当“包”讲，又有人说应该当“信”讲。各有各的见解，这都是文言文捣出的鬼，研究起来能把人研究得血压增高。不过不研究又对问题无法明了，心痒不止。柏杨先生曾为它下过不少工夫，今天才算豁然贯通，不敢自秘，写出以告读者先生。呜呼，这个字已发明了五千年矣，一直到今天才有适当解释，列祖列宗，真是抱歉得很。

君没有听过相声乎？陈逸安先生和魏龙豪先生上台鞠躬之后，陈先生乃曰：“有那么一天，我饥饿难忍，走到火车站，看见一件西服上衣没人看管，察言观色，就把它俘了过来。”魏先生曰：“俘了过来？嘻，那是偷嘛。”陈先生曰：“不，那叫俘。”魏先生曰：“明明是偷。”陈先生大怒曰：“你食古不化，懂得个啥，那就叫俘。”魏先生乃不得不屈服曰：“好好好，就算是俘。”连魏先生对这种定义都完全同意无误，我们这些观众还有啥说的。前天柏杨先生到朋友家串门，趁他不备，就曾俘了一大块年糕而归。

于是乎我们可以知道“孚”到底是啥矣。盖孚者，俘也。其音相近，所以说十分的古典文学。有一次我去领稿费，趁人不在，刚拉开出纳老爷的抽屉，该出纳老爷从背后喊曰：“嗨，你想俘点啥？”我立刻自动自发地把它关上，这才真是有大学问在焉，一想便知。我固无所获，他也无所损，双方一笑了之。如果他喊曰：“你想偷点啥？”我有如此伟大的人格，岂能轻易和他了之？这是孚字的一解也。

孚字还有第二解，君拜读过明王朝宗臣先生的大作《报刘一丈书》乎？你如果没有读过那篇文章，犹如没有读过柏杨先生的文章

一样,真是枉生人世,应立刻发动马达,赶紧去读。如果读过,那当然是太好了也。在该文中,用的“孚”字最多而最有力,他虽没有对孚字下一定义,但可以推测出来(智力稍差的读者,虽推测不出来,经柏杨先生一开导,谅不难恍然大悟)。宗臣先生问曰:“今之所谓孚者,何哉?”这个孚,则高级得多矣,把上面那句话翻译成白话,便可知其传神。宗臣先生问曰:“现在之所谓忠实分子,是怎么一回事呀?”这比文言文更能使人耳目一新。

“孚”这玩意儿,真是伟大。既可以偷之骗之,又可以忠之实之,此中国文字之奥妙,洋大人弄不懂者也。

宗臣先生不是严厉问过了乎:“所谓孚者”是啥?那就是说,“所谓忠实分子”,是“何哉”耶?该《报刘一丈书》中,有精密的描写。文曰:“所谓忠实分子者,一天到晚,策马(如今则坐汽车矣)于大官之门。秘书(或副官焉,或传达焉,或门房焉,或听差焉,或下女焉,或工友焉)故意不给他通报,他就低三下四,拼命说好听的话,像妓女一样婉转赔笑,然后从夹夹里掏出红包送上。这时候秘书才把他的名片拿进去,而大官并不马上接见。只好站在马棚里,和马匹马夫挤在一起,粪臭扑鼻。冬天又饥又寒,夏天又蒸又热,实在难受,可是不敢走,亦不肯走也。一直熬到天黑,拿红包的那个秘书出来,告之曰:‘大官累啦,今天不再见客啦,明天请早。’到了第二天,不敢不来,亦不肯不来,半夜就起床,穿戴整齐,正襟危坐。忽然听见鸡叫,马上前往,敲大官的门,秘书大怒曰:‘你是谁?’答曰:‘昨天来的那个。’更大怒曰:‘你来这么早干啥?哪有大官这时候见客的?’他心里颇为难过,但仍勉强忍住,结结巴巴曰:‘可是怎么办呀,求你让我进去站站!’秘书第二次拿到红包,才算打开大门。他仍照老样站在马厩里。幸而大官起来,高坐堂上召见。他紧张万分,双手按地,爬到台阶那里,秘书曰:‘进去呀!’他假装害怕,硬是不动。后来还是抬起了头,捧上‘寿金’,大官表示不接受;他一定非孝敬不可,大官表示拒绝到底;他又第三度努力请求,这时候大官才勉勉强强,不得不留下。然后他才爬起来,爬起来后又鞠躬,一连鞠了五六个躬,方叩辞

而出。

“出来后的动作更引人入胜，他向秘书哈腰曰：‘大官和我谈了很久，再谒见时务请帮忙。’秘书还他一礼，他心中大喜，狂奔而出。途中遇到朋友，立刻停马扬鞭（现在则是停汽车而从窗口探出其头），吹曰：‘我刚从大官公馆出来，大官为人，真是忠厚。’然后添枝添叶，信口开河曰：‘他一定要留我吃饭，我因为有别的应酬，还不是为了那件什么事，老人家还骂了我一顿哩。他家太清苦啦，我看他们的饭只有一菜一汤。’朋友一听，因为大官对他甚好之故，立刻肃然起敬。终有那么一天，大官偶尔谈起曰：‘某某很可靠，某某很听话。’听的人谨记在心，也跟着到处宣传，这就是所谓忠实分子。”

呜呼，很显然的，宗臣先生就不会“孚”。他在文中曰：“所谓那个大官，除了过年时送过一个名片外，一年都不去，偶尔从门口经过，也掩耳闭目，飞快而逃。”如此这般，他就是想孚，都孚不起来。

明王朝的各级官崽都是如此“孚”出来的，怎不叫陈逸安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失笑也乎？

孚的意义，已介绍得很清楚矣，宗臣先生是明王朝时人，无怪现代学者研究明史的层出不穷。想当年的风云人物张学良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大概静中容易观察万物。吾友韩道诚先生则专门研究明末时被忠实分子魏忠贤先生杀掉的袁崇焕。读明史的朋友都可看出，那些君和那些臣，竟能维持政权达三百年之久，真是奇哉奇哉，怎么想都想不通。

从前的孚固如是矣，现在的孚，又是如何，说起来恐怕连宗臣先生都得瞪眼，故不说为宜。盖从前的孚，后天血缘的多；现代的孚，先天血缘的多。这不是说现代的官老爷从他娘胎呱呱坠地时就孚了起来，而是说，他如果没有点运气在青年时期念个啥校或进个啥班，便是孙悟空先生，有七十二变化，恐怕都难孚之。半路出家孚出来的朋友不能说没有，但少之又少，而且必须有《报刘一丈书》男主角那种择利固执的大无畏精神方可。稍微有点自尊心，或稍微有点是非心，一辈子都孚不出来也。柏杨先生虽垂暮之年，最近颇研究孚之之术。

年关即届，红包已准备妥当，有美国银行存折焉，有巴西橡园产权焉，看我大显身手，不要说叫我立在马厩里，就是叫我立到马桶里我都干。虽无先天血缘的关系，但能弄好后天的血缘关系，大前程虽没有，小前程则有希望焉。

于是乎有些头脑简单的朋友不耻下问，问有血缘关系的和化外之民的区别何在。昨天就有这么一位朋友曰：“你的分法也有道理，但是有血缘关系的人，如果犯了错，不是照样垮乎？若某某，若某某……”我曰：“你再说若某某，若某某，我就敲掉你的门牙。”呜呼，真正的血缘关系，再大的错都不会垮，像魏忠贤先生，后台不倒，他就有得官做。有时候运气不济，弄得和化外之民一齐垮之，但化外之民垮啦就是垮啦，有血缘关系的朋友，过两天却会东山再起，又冒了出来。化外之民则不得不一垮到底，永无出头之日。随便举一个例子可知。晋王朝八王之乱被杀的第一个王，汝南王司马亮先生，讨诸葛诞先生那一仗，大败而归，被撤职（史书上曰：“免官”），看情形一辈子都要完蛋。可是过了几天，又“拜左将军，加散骑侍郎，假节，出监豫州诸军事，五等建，改封祁阳伯，转镇西将军”。再过了几天，又“封扶风郡王，邑万户，置骑司马，增参军掾属，持节，都督关中雍、凉诸军事”。后来因援救胡烈先生不及，第二次被“免官”，可是过了几天，又拜“抚军将军”，进号“卫将军”，成了皇族的领袖。好啦，如果有人还不明白，那才是真该跳井。有血缘关系的朋友，其艳遇便是如此这般。化外之民，则只有靠《报刘一丈书》上那一套，才有希望乎。否则，恐怕是无法乎也。

2. 土行孙先生之淹

没有来台湾之前，连做梦都梦不到世界上竟有台风这玩意。四十年